

本报记者黄书波

江西：写好『绿色文章』铸就生态底色

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筑绿色生态空间；大力实施绿色富民工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江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与绿同行 构建生态空间

初冬时节，走进萍乡市安源区青山中医药健康养生小镇，入眼仍是满目翠绿，花香、药草香沁人心脾。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废弃矿山。为修复生态“伤疤”，安源区主动求变将矿山打造成景区，昔日废弃矿山重焕生机。

同样是针对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较多、投入不足等突出问题，芦溪县积极探索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激励社会资本投入，让1万余亩废弃矿山重披“绿装”。

山青了，水也绿了。南昌市青山湖区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大力开展城乡水环境整治，全区12条水系“月月有人巡、周周有人查、天天有人清”，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为打造优美水生态环境，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以桃花河为重点，建立“江河湖”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机制。同时，在赣江江滩公园，打造了集“宣传、规范、保护”于一体的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基地。

对于江西来说，蓝天、碧水、净土是密不可分的生态组合，更是人们对优美环境的美好期待。

为统筹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开展“四尘三烟三气两禁”专项整治，大力实施乌沙河水系、幸福渠水系提升改造；共青城着力打造“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花成带、树成林、绿成片”的优美风景线随处可见；上饶市广丰区整合水利、环保、农业等项目，将丰溪河流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路等要素作为载体，协同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

如今在江西，青山绿水已成鲜明标识，绿色生态空间不断拓展。

向绿而兴 增添发展动能

守护“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近年来，江西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力实施绿色富民工程，向着“生态美、治理优、百姓富”的目标接续奋进。

在万安县潞田镇红豆杉养生谷，30万株红豆杉郁郁葱葱。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潞田镇建成以红豆杉苗木培育、种植、深加工、文化产品展示为主的康养休闲综合示范园，吸纳不少当地村民就业增收。

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石城县积极谋划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按照“生态保护+特色农业”的发展思路，石城县在巩固提升烟、莲、稻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发展薏仁、贡米、大棚蔬菜等生态特色产业。

一直以来，浮梁县始终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文章，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努力创建“两山”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富民产业与美丽生态环境相辅相成、互为一体。

作为江西省首批启动“湿地银行”试点建设地区，进贤县也因地制宜，有序开展农牧渔复合经营等湿地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着力打通“两山”转换通道，让山水“生金”、群众“生财”。

灌注金融活水，润泽绿色产业。宜黄县大力引导和支持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发展，探路“绿色金融”，“林权贷”“地权贷”“生态e贷”等一系列产品，为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以绿为底 绘就美丽乡村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建设美丽乡村？江西各地纷纷打出绿色发展“组合拳”。

每天清早，庐山市桃花源村护林员吴伟忠就早早地出门巡山。“过去靠山吃山，现在靠山富山，大家吃上了‘生态饭’。”吴伟忠表示，自己家种植了一些油茶和茶叶，经济效益还不错。现在的桃花源村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获得“江西省森林乡村”称号。

青山绿水是修水最大的品牌。修水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截至2020年底，全县封山育林41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5.2%。

丰城市强化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紧盯农村水塘沟渠、村头巷尾、房前屋后、乡镇农贸市场等重点领域，实施农村垃圾、厕所、污水“三大革命”，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弋阳县围绕“做实林长制、实现林长治”的工作目标，拧紧林长制工作和党建工作“一根绳”，大力实施百名支书带百村、千名党员联万户的“百千工程”，带动千家万户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萍水河是横贯湘东的“母亲河”。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以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为抓手，大力开展清河行动，20公里的沿河绿色生态走廊诗情画意，“萍水十景”串珠成链，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

做活“绿色文章”，助推乡村振兴。如今，赣鄱大地广袤田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以美丽城镇为基底，统筹推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

浙江推动小城镇蝶变，打造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本报记者李平、唐棣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初冬时节，走进杭州建德市梅城镇，北枕乌龙山，南邻三江水口，碧波荡漾，白鹭翩翩，游人如织。这幅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是浙江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的生动缩影。

梅城古称严州府，是一代文豪范仲淹流连忘返的执政之地，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但随着时间流逝，古城发展也慢慢进入低谷。自2019年启动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以来，梅城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加强千年古城综合保护利用，先后抢救性修复历史建筑77幢，考古挖掘古构件3100余件，古文化遗迹60余处，千年古镇重焕新生。“2021年国庆首日，梅城游客量就超过了5.8万人次，成为市民休闲旅游首选目的地。”梅城镇镇长周向阳说。

按照“七普”数据，浙江64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小城镇镇区，三分之二居住在镇区。小城镇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曾经也一度成为美丽浙江最薄弱的一环。

为破解小城镇环境“脏乱差”问题，浙江

持续深化“千万工程”，于2016年开展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全省1191个小城镇实现了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

环境变美了之后，如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成为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新课题。

“省里2019年着眼小城镇高质量发展，围绕‘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人文美、治理美’五个维度，力争到2022年，全面建成300个左右美丽城镇省级样板，至‘十四五’末，滚动打造600个左右美丽城镇省级样板，进而构建起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项永丹说。

冬日的嘉兴海宁市长安镇，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邻里中心、智慧书店、文教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构筑了23万居民15至30分钟的生活圈。

“长安镇数百年前曾是运河漕运船队的必经之地，十分繁荣热闹。然而，随着运河改道和铁路公路交通的发展，长安镇不复往日繁华。”长安镇党委委员姜迪说，“随着美丽城

镇的建设，长安镇面貌开始大变样。近几年，我们通过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高等院校等加快城镇建设，吸纳新长安人近10万余。”与此同时，长安镇依托紧靠杭州大都市的优势，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智慧医疗、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一跃成为海宁市的经济强镇。

美丽城镇建设不仅要有产业，更要有生活。作为羊毛衫生产大镇的桐乡市濮院镇，正走出一条“产城人文景”深度融合的美丽城镇新路子。

“依托美丽城镇建设，我们一方面对120家羊毛衫企业实行数字化改造，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建设养老服务中心、口袋公园、学前教育等民生项目；深化便民利民‘一件事’集成改革，实现90%以上民生事项就近能办、就近好办。”濮院镇副镇长赵坚真说。

“千镇千面、各美其美”是浙江统筹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保持小城镇活力个性，体现“整体大美、浙江气质”的重要方面。

“为体现美丽城镇建设的前瞻性，我们

一方面推行首席设计师和驻镇工程师‘双师’制度，从源头确保城镇发展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打造都市节点型、县城副中心型和工商农旅等特色型小城镇，让城镇错位发展，富有竞争力。”浙江省美丽城镇办常务副主任孙哲君说。截至目前，浙江累计聘请首席设计师109人、驻镇工程师1099人，建成了220个特色鲜明的省级样板城镇。

从寿昌航空小镇到富有互联网潮流范儿的乌镇，从时尚小镇濮院到摄影小镇游埠；从未来社区瓜沥到古色古香的梅城……自美丽城镇建设开展以来，在“五美”理念引领下，浙江1010个小城镇中有135个建成3A级以上的景区镇，超过半数建成国家级卫生城镇、实现省级卫生城镇全覆盖；GDP超千亿元的小城镇有4个，超百亿元的有79个，全国千强镇190个，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靓丽风景已成为浙江城乡融合发展最鲜明的特质。

“目前，浙江正在以美丽城镇为基底，统筹推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努力打造‘富春山居图县域样板区’，为‘中国之窗’贡献‘浙江之美’，以城镇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项永丹说。



在新疆昭苏县，骏马在雪原上奔驰(12月20日摄)。冬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骏马奔驰在雪原上，成为当地冬季特有的风景。

新华社发(李文武摄)

关停『小煤窑』，吃上『生态饭』

湘中资源枯竭村走访见闻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余春生、刘良恒)每逢节假日，湖南省宁乡市大成桥镇永盛村都会被游客自驾的小轿车挤得满满当当。而十多年前，在永盛村出现最多的车辆却是拉煤的运输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煤矿开采曾是永盛村的支柱性产业，最红火的时候，小煤窑年产煤超过60万吨，每年交给村里的租金就达1000万元。

然而，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2011年开始，村里小煤窑陆续关停。多年开采造成的稻田下陷、山塘蓄水能力降低等“后遗症”，让种田变得困难重重。接下来该怎么办，成为当地的一道难题。为此，永盛村村委会干部到省城甚至进北京，千方百计找投资。

“永盛村紧邻省会长沙，发展生态农业会有市场，另一方面对改善村里的环境也有帮助。”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跃华告诉记者，正是看上了永盛村的区位优势，2012年底，他和邻村的两位朋友回到家乡，共同投资了500万元，采取“村企共建”模式，先后流转了2630亩土地，开始在永盛村发展生态农业项目。

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永盛村逐渐形成了以生态种养、产品加工、旅游接待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实现了多产业的有机融合。

“相关产业的发展既能为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还带动了几百人就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种养殖、运输、蔬菜加工、销售，终端消费市场服务等环节，我们都调动当地农民参与，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刘跃华说。

“工作的地方离我家就几百米，既能照顾家里，又有工资拿。”今年57岁的村民刘爱英告诉记者。

“这两年，能感觉到村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刘爱英说，原先开采小煤矿的时候，村里到处都是煤灰。现在空气好了，村里的环境不比城里差。

随着当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来永盛村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如今，永盛村接待游客量在20万人次以上。

游客变多了，村民们纷纷将自家闲置的房屋改造成民宿。在村民陈小平家，记者看到，两层楼的房子被装修成了中式风格的民宿，一楼由家人居住，二楼则是4间标准客房。“去年一年民宿的分红就有万把块钱，再加上自己做客房服务的工资，一年收入三四万块钱不成问题。”陈小平告诉记者。

永盛村的快速发展也吸引着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就业。2014年，学财会出身的谢明放弃了在央企的管理职务，回到永盛村，参与当地生态农业项目的建设与管理。

今年1月份，谢明被选为永盛村村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这次选举之后，村两委成员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38岁，最小是1995年的。现在有学历、有知识的年轻人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谢明说。

“在湘都公司的支持下，村里还建起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以培养涉农人才为主，将为村里的产业发展不断提供人才支撑。”谢明告诉记者。

羊群如同候鸟，到农场“过冬”

祁连山牧民的“低碳”放牧生活

33岁的牧民杨强每隔两小时都要去羊圈查看一番。不久前，他刚带着羊群“迁徙”到山下的农场，怕羊群有些不适应。

杨强是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牧民。几年前，每到冬季，他都要为饲料问题而发愁。现在，他和羊群如同候鸟，到农场“过冬”。

“以前秋冬一到，草场的草就不够羊吃了。天气越来越冷，羊不停掉膘，羊羔的成活率也低。”杨强说。

一次，他听说，山下农场秋季收获后，玉米秸秆堆积如山。他眼前一亮：何不下山借牧？

近几年，每到10月至次年3月，张掖市许多山区牧民冬季都会到河西走廊上的绿洲农业区异地借牧。群羊下山已成为当地一景。

据肃南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安玉锋介绍，2015年至2020年间，全县共有506户农牧民前往绿洲农业区借牧。天然草原年均减畜量达到4.42万个羊单位，每个羊单位亩均施入有机肥达58.5公斤。

几年下来，杨强与借牧农场的主人已经熟识，农场为他提供了必要的住宿条件。

安玉锋介绍，异地借牧现已形成一套规范化流程。牧民需要提前联系农场，出发前防疫部门会专门对“迁徙牧群”进行防疫驱虫，并出具检疫票，这是必备的“通行证”。次年，牧民同样需要带着流入地乡镇开具的检疫票才能返回。

杨强今年租赁的农场位于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距离他在大河乡东岭村的家有近50公里路程。杨强表示，虽然每年带着家当来回奔波有点麻烦，但是比起草原上风餐露宿的生活舒适得多。

“以前山高坡陡，羊走到哪儿，人就要跟到哪儿。”杨强说，现在农场海拔相对较低，气候相对温暖，有助于提高羊的膘情和羊羔成活率。他的年收入增加了好几万元。

对牧民来说，冬季下山借牧更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异地借牧期间，杨强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今年，他还主动减少了自己饲养的羊数量。

杨强发现，自家3000多亩草场的草越长越密、越长越高。“以前的草场只能供羊吃两个月，现在能吃一个季度。”他说。

安玉锋表示，通过租田借牧的方式推进草畜平衡，草场得以休养生息，粪污秸秆得到有效利用，助力实现牧业增效、牧民增收和天然草原良性演替。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肃南县牧草平均高度从2015年的15厘米提高到19厘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2015年的67%提高到78%以上。

每年夏天，绵延“绿毯”如画，吸引不少游客到来。杨强的邻居还在祁连山下开起了农家乐。

望着羊舍里正在“咩咩”叫的羊群，杨强满怀期待：“只要价格好，今年又能过一个安心的暖和年。”

一转身，他又开始照料羊群。

(记者何问)新华社兰州电